# 我和呀仪一起成长的日子

屋村内，我仍系小学阶段嘅时候，「呀妈，我番学勒！」呼，个书包好重，咦，系隔离屋个孖鞭妹呀仪喎，「

孖鞭妹，喂，襟住部 lift 等埋呀！」「希，啋你都傻，拜拜！」 lift 门真系关左，「希，正死八妹黎架！」

游乐场内，「好萝喎，死光头仔，个千鞦轮到我玩未呀？」「八婆仪，都话左我唔系光头仔萝，我呢的叫陆军

装，都唔识野嘅，我唔比你玩！」「哗…。呀…。呜…。」「希，怕左你勒，郁的就撑大喉笼系咁喊，比你勒，我

去第二度玩，唔啋你…。」

中学时期，「呀妈，我番学勒！」哦，系隔离屋个孖鞭妹呀仪喎，「咦，做羊无扎到孖鞭嘅，咁咪几好睇，不

过都系唔靓呀！」「死人四眼仔！」「咦，做羊你个心口好似凸起左咁嘅？」呀仪即时用的书遮住个心口，「关你

鬼事呀，死咸湿仔，都唔知系咪睇得咸书多，中二就要学人载眼镜！」

屋村球场内，哗个波踢左去球场边堆女度呀，我走埋去，「哦，系呀仪，喂，快的将个波抛番比我萝！」呀仪

揸住我个足球同埋成班女学生响度啤住我，「死仔文，你知唔知个波省到我地呀，对唔住都无句，一的礼貌都无！」

唉，我无佢咁好气，「唉，呀大姐，唔该，麻烦，可唔可以，即刻将个波抛番比我呢？」呀仪啤左我一眼，跟住就

将个足球抛左去球场之外，「妖，正死八婆！」

大学时期，「呀妈，我番学勒！」哦，系呀仪喎，「咦，咁岩嘅，呢排好少见你咁，你搬左呀？」「唔系，不

过间 U太远，我去左寄宿之吗，所以咪间中先至番黎萝，系喎，你都系入左 U喎，系呢，你major 系 take 左边科

呀………？」

图书馆内，咦，呀仪喎，「喂岩勒光头仔，帮帮手同我攞上面果本书，我唔够高呀！」我帮呀仪攞左本书之后，

「仲叫我做光头仔，家下仲细羊，而家我个洋名系 Ronald ，系呢，你又叫羊英文名呀？」「我， Stella 呀，喂，

做紧论文呀，不过我唔够时间搵资料呀，帮拖啦！」「请我食饭！」「咁都屈，希，是旦勒！」

出黎做事之后，「呀妈，我番工勒！」哦，系呀仪喎，「喂，得喎，成身行政人员咁款，而家番边头做野呀！」

「湾仔萝，你都西装骨骨好型仔啫，不过以前你呢的就叫陆军装，而家就叫做 IT look，咁你系唔系做 IT 架？」

「我入左间网页设计公司度做 web programmer 萝，拿，细佬张名片，指教，指教！」

屋村走廊处，放假期间，四个师奶正在打紧麻雀，「呀仪，过黎帮手邓住脚先，我要落街买餸呀！」「哦，知

道勒，呀妈！」呀仪坐埋檯后，班师奶跟住系咁四番爆棚清一色排住队食糊。

我咁岩经过，哗，呢个单吊二筒，呢个叫紧对碰，呢个直情攞人命咁，清一色叫紧三飞，呀仪就坐响入便羊牌

都未见，我攞部手机，偷偷影低佢地三家的牌，跟住再 send 比呀仪，呀仪睇到手机之后，即时笑到喷住口水，而

我就鸡咁脚就走番入屋入便。

屋村后楼梯处，「咦，呀仪，做羊事一个人眼湿湿企响度呀？」呀仪摇住头，跟住再同我讲，「喂，陪我上天

台度倾吓计得唔得呀？」

屋村天台处，呀仪同我响栏边望住远方，「点呀，叫我上黎就系陪你齐企，羊事咁愁呀？」呀仪答我，「比仔

唉？」「上次见你拖住果件？」呀仪点住头，「佢点唉你？」呀仪无出到声，「第三者？」呀仪点住头，「又系果

的唉完虾条之后就即飞果隻！」呀仪又无出到声，「真系唉左你虾条呀？」呀仪有的想喊，「第一次？」呀仪隔左

一阵，跟住点住头。

呀仪已经喊住同我讲，「喂，想喊呀，借个身比我得唔得！」我摊开双手，呀仪就伏响我怀中扯住我件衫喊住

出黎，喊左一阵，「呜…得勒，舒服左的勒，唔该哂你！」呀仪索住鼻讲，我拍住佢背脊，「唔好谂咁多勒，番屋

企瞓番觉就无事，就当系人生经验萝！」

屋村大堂处，我响电话正同女友嗌交，「我已经忍够你勒，分手咪就分手！」又轮到我比女飞，我买左的啤酒

上天台自己饮住，「妖，又话饮酒可以解千愁，羊的啤酒咁苦架，早知买罐可乐好过！」隔左一阵，有罐可乐响我

身边递住过黎，「饮可乐啦，光头仔！」「咦，呀仪！」我地一齐各自开住可乐饮，「响大堂咁大声讲电话，全村

人都知你失恋勒！」我苦笑住，跟住打左呀仪手臂一吓。

望住远方景物，「哎，咁就响度住左成廿五年，同你又识左二十几年咁滞，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做羊咁多

愁善感咁嘅，咁闷同你落公园玩吓勒，去打千鞦丫，喂，仲记唔记得我地细个果阵……」

公园内，我同呀仪两个人正打住千鞦，「喂，上次散左之后，而家沟到仔未呀？」「未，唔想住，惊又再比人

唉！」「其实你都几靓女丫，使愁搵唔到个好嘅！」呀仪无出到声。

我懒感性咁话，「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呀！」「喂，光头仔，其实同你一齐，我真系觉得几舒服架！」我

都点住头讲，「OK啦，我都有的咁嘅感觉，起码开心过同岩岩散左果个，又唔使戴住面具，而且同你羊都可以讲得！」

又静左一静，「喂，光头仔，其实我地都算几夹，咁唔知将来…我地会唔会有机会响埋一齐嘅呢？」我望住呀

仪，「我同你？咁熟，都无果隻 feel 嘅，边树得架，黎啦，等我帮你推个千鞦勒！」「喂，唔好咁大力啦，好高

呀，想跌死我羊！」

收工时间，正挂起黄色暴雨警告，地铁站出口，「喂，光头仔，岩勒，把遮烂左，唔该顺路遮埋番屋企！」呀

仪好似见到救星咁，我同呀仪一齐缩响呢把唔系太大嘅遮度，「喂，遮过的啦，湿哂勒！」「剩系你湿，我够湿哂

萝，的雨打横吹埋黎，点遮都无用架啦！」「咁行快的啦！」「咪迫咁埋啦，点行呀！」

入到屋村大堂，我同呀仪都湿到滴住水咁，呀仪上身经已透哂，恤衫内裡嘅胸围同波隙都好清楚咁透哂出黎，

正吸引住大堂入面无数嘅色迷迷目光，呀仪有的尴尬，我见到咁，即时除左件湿哂嘅西装褛帮呀仪褛住，呀仪用手

睁锄左我一野，「喂，果然系我嘅好兄弟吓！」

呢一晚，有个同事嘅结婚晚宴响酒店举行，我地一班同事到场后，搅左一轮影完相嘅时候，「呀文！」哦，系

呀仪，「喂，咁岩嘅，你今晚做姊妹呀？」「系呀，新娘系我的朋友黎架！」「哦，个新郎都系我个同事，喂，今

晚个 look 好掂喎，靓女到爆呀！」「但你就行左的喎，汰都唔打番条，喂，唔讲住，番过去先！」

比起其他的姊妹，呀仪已经叫做较为企理似样嘅一个，见佢成晚比的狗公兄弟围住唔放咁，衬仲未开席，我亦

同几个同事正响露天之处偷偷食住烟吹吓水。

咦，呀仪过紧黎喎，「喂，光头仔，呀 Hello各位！」「羊树呀？你唔系比仔围紧嘅羊？做羊走左出黎嘅！」

「佢地好烦呀，人地已经饿到死，佢地又系咁鸡啄唔断，但又唔岩咀形，个个都假到死，喂，帮我攞的野食先丫，

我费事行番入去住呀！」「无问题，你响度等一阵，兄弟们，帮手做野！」

散席前，呀仪又静鸡鸡咁鼠左过黎，「喂，光头仔，一阵等埋我先走丫，佢地系都要迫我同佢地去唱 K直落呀，

我真系唔想同佢地去呀！」「咁你咪吹水话你条仔响隔离檯度，一阵要同佢一齐走咪得萝！」

散席后，我等紧呀仪，无几耐，呀仪已经换番套便服短裙向住我方向行黎，一班兄弟正大嗌住，「Stella，我

地去唱 K喎，不如叫埋你个朋友一齐去丫！」「唔勒，我朋友都唔识唱歌嘅，你地今晚就玩得开心的啦！」

又到新娘叫住呀仪「Stella，你唔同我地一齐，咁不如你就帮吓我手，呢度有几袋衫，你帮我先拎番去上面我

地头先果间房度先走丫，等我地唱完 K之后，今晚半夜我地先番去房度攞番的衫，块锁匙牌你同我交番去大堂柜檯

处就得架勒！」

我同呀仪攞住的衫上左酒店楼上间房后，「哗，间房都几靓喎！」「系呀，我地头先咪响呢度化妆同 set头萝！」

「系喎，头先咁多仔围你，做羊呀，无个睇得上眼呀！」「唓，班仔假到死，个个讲埋的肉麻野，听到我鸡皮都竖

起哂，好彩今晚你响度咋，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甩身！」

「哗，个浴室靓到丫，真系想响度冲埋凉先走呀！」「可以架，佢地今晚半夜先至番黎攞野，你冲完凉再瞓一

阵都仲得添呀！」「咁我真系冲架勒！」「你咪冲萝！」

我唔客气勒，我即时走入浴室度开大个花洒，沙沙沙，爽呀，冲左一阵，啪啪啪，「光头仔，光头仔，我好肚

痛呀，我要去厕所呀！」沙沙沙，「羊呀，我听唔到呀，我洗紧头呀，你话羊话？」啪啪啪，「光头仔…我真系好

肚痛…顶唔顺勒！」

沙沙沙，「我听唔到呀，你再讲多次？」我拿拿林洗埋个头，跟住正要打开浴屏谂住问吓出面呀仪羊事，哗，

呀仪就正坐响个塔度开紧大，呀仪见到我嘅正面全身上下，我地吓到同时嗌左一声，「哗…」我彭彭声咁退番入浴

屏之内关番度磨砂浴门。

「搅羊呀，人地冲紧凉你就痾屎，都唔顾吓人地嘅感受！」我隔住块磨砂浴屏望吓出便，呀仪已经企左响度冲

紧水咁，跟住就行番左出去。

我著番衫后，跟住亦出左浴室，呀仪见我出黎，跟住亦衝左入浴室入面关左度门，隔左一阵，入面沙沙声作响，

呀仪似乎又系冲紧凉咁。

呀仪出黎勒，我即时向佢讲，「哎，开大就早的出声吗，搅到头先大家都…都…，唉…。」呀仪行埋黎，「喂，

光头仔…。」「做羊呀？」呀仪慢慢咁坐响我张床侧边度，「光头仔…。」「点啫，有野咪讲萝！」「不如，我地

…响度…。」「响度做羊呀？」「响度…响度试吓勒！」「试羊啫？」「试吓…做萝！」「做羊呀？做…你…唔系

想话…我同你…。做果的呀？」呀仪知我明白，跟住点一点头。

「喂，咪住……咁…你唔怕…咁…系咪唔系几好咁呀…」「光头仔…。我想试吓呀，我地…就只系试一次咁多

丫，好唔好？」「呀……仪…我…地…而家…又无…袋…响度，一阵…你……有左…咁…点算呀？」

呀仪谂左一阵再话，「应该都唔怕嘅，我的 friend 话，黎完乾淨头果几日都系安全，咁我又岩岩系黎完乾淨，

所以都应该无问题嘅！」呀仪扯住我件衫袖。

我再问多佢一次，「咁…咁…你真系想试吓？」呀仪点一点头，「咁…我地…就即管试吓…咁啦…」讲完，我

同呀仪就有默契地开始各自除紧的衫裤裙罩，好快，两个人已经羊都无著咁并排坐左响床边。

我地有的紧张，都唔知应该点开始至好，我鸽吓侧边呀仪胸前对波波，真系好坚挺咁，两粒红枣又唔算好大粒，

呀仪又瞄吓我下面条大蕉，大蕉已经紧张到抽住抽住咁跳左几吓，两个人都透住大气。

我开始伸手扶住呀仪嘅两边膊头，呀仪亦开始退入床中，正双手按住身后嘅床褥咁坐住，双脚亦开始有的生硬

咁擘开住，胯下嘅缝隙亦经已尽见，稀疏嘅毛髮，微红嘅唇瓣，血液再次涌入我条大蕉之内，我紧张住咁跪响佢面

前床上，跟住两个膝头开始跪响佢楝高嘅两边大腿之下。

两个人都好紧张，正不断透住大气，呀仪望住我手握住嘅硬物，已经逐渐向前移到佢嘅缝隙之处，已经掂到唇

肉，呀仪个下身即时缩左一缩，我开始用冠顶上下咁扫住佢嘅缝门，两个人仍然系屏息静气，只系发住沉重嘅呼吸

声响，扫左一阵，缝隙开始有的分泌物流紧出黎，呀仪咬住下唇咁望住，我亦紧张到震紧。

呀仪开始瞓响床上，两隻手正按住自己嘅腹部，缝门已经湿润一片，冠顶亦能轻易咁陷入唇瓣之内，差唔多勒，

我细细声同呀仪讲，「喂，我黎萝喎！」呀仪皱住眉点一点头。

硬物开始慢慢咁插入去，紧窄嘅通道开始包围住我嘅阴茎，我一吓一吓咁逐的进入，呀仪正皱住眉咁咬住下唇，

「系咪好痛呀！」呀仪摇一摇头，但见佢双手已经放左响两边床上，正用力扯住床单之处，我继续慢慢向前渐进，

好快，硬柱已经尽入深处。

呀仪下面真系好窄，而我亦开始慢慢咁抽插住，呀仪又开始摸住小腹，似系有的涨住嘅感觉，望住自己条茎柱

正一吓一吓咁响佢个窿度进出住，白色糊状嘅物体正佈满住我整住阳物茎边，已经开始有的习惯咁，呀仪隻手已经

放番响张床上，双腿亦都有的放鬆左的咁。

望住佢个诱人胸前，「呀仪，我责落黎揽住你好唔好！」呀仪点一点头，我开始责落去，两团胸肉已经紧贴住

我嘅胸瞠，两粒正发硬住嘅粉的正揩擦住我，我揽住呀仪，面额正贴住佢嘅面额，微喘嘅呼吸声正响我耳边响住，

我忍唔住锡左佢面额一啖，呀仪亦响我面额度啖番一啖，我继续下身抽插住佢。

颈项正比呀仪揽住，我亦揽实佢嘅腰背，呀仪一对皱住眉嘅眼正呆望住我，我见佢双唇微微咁张开，我忍唔住，

跟住就轻轻咁锡左落去，我咪埋眼，正感受住咀上同佢生硬地紧贴住嘅感觉，手亦慢慢咁伸到佢咁胸前，正轻轻搓

揉住佢嘅胸肉同乳头。

随住呀仪不断嘅微喘声响，下身紧窄而又湿暖嘅压迫感，好快，射意突然瞬间出现，澎湃嘅精液正汹涌地咁爆

发住，几吓抽搐过后，阴茎开始逐渐停止颤动，而我亦已将所有嘅精液尽数射哂入呀仪嘅体内。

完事后，我同呀仪一齐入去浴室度冲凉清理，著番衫后，跟住我地就离开酒店番归而去，呢晚过后，我同呀仪

都仲成日会响屋企之外撞口撞面见住，虽然我地表面做到好似无事发生过咁，但我知我地个心都系成日谂住对方嘅。

呢一晚，我百无了赖，自己走去公园个千鞦度呆坐住，哦，系呀仪行紧过黎喎，「喂…呀仪，你…又落黎打千

鞦呀！」呀仪行左去我隔离个千鞦度坐住，「喂，光头仔…」我望住呀仪，「光头仔…不如…我地…响埋一齐好唔

好呀？」我望住呀仪，呀仪亦望住我，我伸出隻手，呀仪亦捉住我隻手，

我地猛住对方隻手企左响身，「呀仪…我地开始拍拖萝！」「光头仔…」我揽住呀仪，跟住好快，我地已开始

锡住，公园远处，一班死靓仔正静鸡鸡系咁博命鸽紧野，「喂喂喂，系呀文同呀仪呀，咀紧勒，咀紧勒！」「哗，

呀文隻手仲…哗哗，喂，过去跟队呀！」

（全文完）